

樂

全

集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鰲 圖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七

宋張方平撰

論事

論汴河利害事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未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

爭奪戎狄內侵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
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
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
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
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家初浚河
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斛六
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
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

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
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
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
故國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
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
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
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
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

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迴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論新法

臣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為深愧今被命守藩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勅宰司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際老臣不為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

語無復至于天聽上負知眷歿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
重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
體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
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為國之體
猶權衡勢不可使有所偏重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
成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
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鑒不待以說也今
聖心所以答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

其聽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荅足以明皇
天眷祐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
矣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
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為天下害實
深累經更變竟無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
私日以勞敝夫人為天地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
故和氣不應災害荐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
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效故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

矣法既未協事資必改若猶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
噬臍安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宮國家大事願陛
下憂深而思遠寧忍于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既
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所以終日
不離其輕重謂此也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
而九興也况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
軋攻訐起於廟堂辯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
譽移於好惡賞罪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

習尚如此有為國家死節仗義臨艱虞而不易其操者
歟昔堯舜之為君選於衆舉十六官而與臯夔稷契昔
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
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臨御
九年中外臣庶皆在照臨之下其間必有知忠義不二
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譬
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吉
人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

中偽也惟聖鑒精察之若夫尊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
陳之簡牘必有所効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
故能廣視聽于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
綱執其柄鎔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
獨決于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
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弱勢
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假人涓涓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釁端厲階不

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證之象不生民之愁歎怨嗟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田里以至瞑目泉下猶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為陛下慮不敢不精為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候進止

論募役

臣伏覩見行役法天下共苦不便陛下天高聽卑必聞其利害切恐中外臣僚未有為國家深憂遠慮精言其本末者臣既以方拙上荷知眷今拜章乞致仕方俟命解謝念言重恩思有以補報而去故不避誅絕上此奏封極陳保邦便民之大計切務非徒詭激以抗高論而已陛下至聖大明儻察臣言實有益於國家即乞發自清衷特下明詔停罷此法復行舊制之中有所未安稍為增損參定施行詔下之日四方萬姓若有匹夫匹婦

不慰悅并蹈上感德澤者則臣請受罔上迷國壞法亂
紀之罪投放遐裔以正典刑若陛下猶謂臣言未足為
信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協同而後有作即乞露
布臣章俾在廷百辟以至諸路郡縣官吏共得盡其公
議二者惟在陛下發於神斷以定天下是非若但送之
中書詢之執政無益也則乞留中不下非惟有以保全
孤臣抑以致忠義之言以廣四聰之達不勝為國憂慮
區區之心惟聖明諒察所有劄子具別封進

論高麗使人相見儀式事

臣近見江淮發運司牒報高麗國進奉使人已到明州見赴闕前來次檢會先錄到樞密院劄子降下儀式一卷看詳內一項所至京府州軍知州通判出城迎接管設餞送儀式伏見契丹國信使過北京只是通判攝少尹接送今高麗係外蕃其進奉使人乃陪臣也宣徽使班秩同見任兩府出城接送禮更重於契丹非所以崇國體示威靈也前次過南京雖已曾行新儀其時知府

係兩省官今來接送管設相見儀式伏乞朝廷特行再定頒下以憑遵守施行

請防禁高麗三節人事

臣切聞高麗國進奉使人下三節人頗有契丹潛雜其間經過州縣任便出入街市買賣公人百姓祇應交通殊無檢察所至輒問城邑山川程途地里官員戶口至乃圖畫標題意要將還本國自明州至京水路三千餘里昨淮浙饑疫公私凋耗國之虛實豈宜使蕃夷細知